

激情過後

華順書報公司

\$130. 元

蘿蘋·伊略特◎著

詠甯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激情過後

蘿蘋·伊略特 ● 著
詠甯 ● 譯

愛的羅曼史 4

激情過後

作者／蘿蘋·伊略特

譯者／詠甯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理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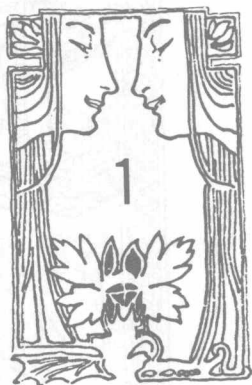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72-2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

鬢髮腦袋模糊晃過，然後是結實的胸膛，然後他站住了，留下腰部以下的短褲、大腿、小腿正面對著潔德。潔德慢慢眨了一下眼睛，堅定地命令自己把眼光調回……

「該死的！」潔德手插腰，望著前方小路，恨恨地嘀咕著。「這小子到底人在哪裡？」

一轉身，兩束金色麻花辮被甩到腦後。她走到小屋後院看著成堆的瀝青黏紙和碎石，再抬頭瞧著山雨欲來的天色，那個韓家的小伙子膽敢不在暴風雨降臨前來把屋頂修好的話，她就扭斷他的脖子。班·麥肯納向她保證過，韓家小子老實可靠，那麼比利·韓斯金到底在哪裡？

「敢你就試試看！」遠處一記悶雷傳來，潔德再罵一句。她出了前院往門前小路走去。兩手插在外套口袋，瘦長腿愈邁愈快，臉上一副要吃

人的表情。要是那個混小子敢悠哉游哉不把她的事當事，教她逮著一定拿起衣領拖回小屋。怎麼一點責任感都沒有？

小路兩旁巨樹投下大片大片陰影，葉子在暴風雨來襲前的強風中抖擻。一滴，只要有一滴雨落在她的硬木地板上，她就掙斷……。

突然，前面路旁草叢中一個動靜，讓潔德停下脚步。大概是隻野兔或松鼠或……。上帝！是一雙人腳！一雙沾滿泥巴的愛迪達腳！噢，上帝，有具屍體在她土地上！不對，那隻腳剛才才有動靜，所以不是屍體。

潔德撥開灌木叢往大樹下逼近。大腳變成身體！潔德眨眨眼，看著腳下濺滿油漆的卡其短褲和褪色黃T恤的身體。他真大！最少有六呎高，寬闊的胸膛隨穩定的節奏一起一伏，一臂擱在肚子上，一臂攤開伸在草裡；膚色古銅、肌肉勻稱。

潔德彎下腰偷看那張臉。黑色鬚髮覆滿一頭，濃眉濃睫、鼻樑高挺、嘴唇飽滿。毫無疑問的賞心悅目！活了廿六歲，潔德是頭一次見到這樣性感的男人。而他連動也還沒動呢！

那人輕哼一聲，潔德差點沒跳起來。比利·韓斯金嗎？是不是往她家途中受傷了？

好像不大合理。班指的是小伙子，而這位不折不扣是個男人！最少也超過卅五了。不過，班快七十了，所以未嘗不可能認為他只是一个小傢伙。

現在怎麼辦？唯一的方法是先弄醒他。聽起來很有道理。可是如果他一拳揮來呢？她恐怕立即成爲死肉一攤。

潔德折下一截樹枝，把多餘枝葉摘掉，只餘前端一片樹葉。她在距離那身體兩呎遠處跪下，慢慢把樹葉湊到希臘鼻子下頭。

搔一搔。

沒動靜。

她再多加點勁，那「身體」舉起肚子上的手無意識地揮了揮。信心大增之餘，潔德更得心應手了。

「噢，上帝！」她尖叫起來，冷不防讓那身體一躍而起，攔住她一隻胳膊，將她翻身壓倒在地，巨大的軀幹釘得她動彈不得。

她張大眼，看進那一對不知是藍是灰的眸子裡，嚥了口口水，虛弱地說：「哈囉。」

「搞什麼……。」搖搖頭，彷彿要撥開眼前蜘蛛網。

他聲音低沉，和身量相稱，不過那對眸子的色澤著實令人讚嘆。現在可不是品頭論足的時候，她警告自己。「你讓開身體好嗎？」她說，希望自己聲音中有光火的味道。

「我沒帶皮夾，如果那是妳想要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妳應該拿手錶的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一隻好錶也值不少。」

「我不是要偷你東西！我以為你死了！後來發現沒死，就想弄清楚你是不是受傷了。我看起來像小偷嗎？現在，趕快挪開，否則我要叫了！」

「請便。方圓幾里都沒別的人影。」他微笑著，一口白牙在古銅色臉龐上閃爍。

他實在是好看得讓人想掉眼淚。可惜他是個……什麼？強暴犯？噢天哪！他非得是比利·韓斯金不可，他就非是不可。他只是中途打個盹而已。「你是不是打算來修我家屋頂？」潔德滿懷希望地問。

「妳的什麼？」

「你是比利·韓斯金，對不對？正準備去修潔德·辛克萊家的屋頂？嘿，你猜怎麼著？我就是潔德哪。你如果動作快一點還來得及在暴雨前修好。主意不錯吧？沒錯！太好了。所以請高抬尊軀，我們就可以上路了。」

「妳的屋頂。」身體若有所思地點點頭。「在下雨前修好。」

「真聰明！」

「有件事我得先辦。」

「喔？」

「如果我要從妳身上移開，我應該先禮貌性地吻別一下。」

「這倒不必了，我……。」

潔德噤聲不語，神志恍惚地看著身體慢慢、慢慢地朝她低下頭來。注視著那張愈來愈近的嘴，一種因期待而引起的酥癢感覺流過全身。它們先蜻蜓點水般擦過她的，隨即完全占有。

不可思議的一吻，是潔德從未經歷過的溫柔與甜美。輕巧的舌尖找到通往深處的入

口，而潔德在自己意識到之前就屈服了。她的眼睛悠然闔上，鬆弛著、享受者她在她口中的動作。

她的手出於本能地環上他強壯的背，指尖感覺到如岩般堅硬的肌肉輕輕跳動著，他的唇強化了對她的需求，一股熱流從潔德腹部朝周身擴散，她恍若夢中。舌尖的接觸激起慵懶的圈圈，載住她漂向遠方，太美妙了、太舒服了、太……可怕了！這不該發生的！

「不行！」

「爲什麼？潔德·辛克萊。」

「對呀，爲什麼不行？這麼美妙！」因爲……嗯……你要修屋頂。」

「在下雨前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好吧！」他嘆口氣。「有任務在身，我想只有待會再吻別了。」

身體以令人難過的迂緩終於讓開，潔兒立即感到周身一寒。他站直了，伸出手拉潔德起來，然後小心糾正她的麻花辮位置，指關節隔著薄薄的棉衫在她胸前移動著，潔德

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她後退一步仰視著他，眼睛鎖住那對具有不尋常色澤的眸子，彷彿凝視要一直一直持續下去。

「妳的屋頂呢？」他終於開口，沈靜的聲音打破罩住他們的奇異氣氛。

「我的什麼？噢！對了！」潔德說著往路上走。「我不能不說，比利，如果有事在身，就不該停下來打盹。」

「完全同意。」他說，在她左後方跟著。

「班·麥肯納說你靠得住，活兒幹得很好。」

「從來沒人抱怨過我的服務。」他說，嘴角嘲弄似地一翹。

「我敢打賭。」潔德嘀咕著，很想伸手按住仍然為那熱情的一吻而悸動的嘴唇。

一聲低沈的輕笑，她吃驚地抬頭，發現比利·韓斯金正咧著嘴。他看起來不像叫比利的，叫比利的都很可愛，這個人陽剛之氣太重。潔德重新把目光調整到泥巴路上，不過在這之前，偷瞥見油漆斑斑的短褲下結實腿肌的動作，他看起來倒像個玩足球的。

「妳家屋頂怎麼了？」他愉快地問。

「上頭有洞。」

「我懂了。暴風雨打的？」

「恐怕是疏於照顧。」潔德說著嘆了口氣。「我好久沒來這裡，看了心裡就難過。」

奶奶知道一定會心疼。」

「奶奶？」

「我外祖母。房子本來是她的，不過她在半年前過世。」

「對不起。祖母是一種特別的人類。」他說。語氣之誠懇令潔德覺得他是真爲她難過。

「她的確是。」她輕聲說。

「所以妳把房子整修做夏天用。」

「或許更久些。我還沒決定。」

「妳考慮在紫柏鎮住下來。」

「也許。」潔德點點頭。

「妳是嗎？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停止漂泊，在這塊安靜的土地定居下來。對這麼冷清的地方來說，妳太年輕了。」

「而就不準時上工來說，你未免太老了。」潔德反唇相譏。

「我三十六了，不過年齡不見得和責任感成正比。」

「顯然如此。」

「看起來不錯，」他說，兩人已來到小屋前。「很舒適的樣子。」

「工具都在後頭。」

他們一起走到後院，然後他立刻爬上梯子檢查屋頂毛病。

「不太嚴重，」他說，下了一半高度就往下跳。「只有三、四個地方要補。」

「快開始吧！暴風雨隨時會來。我可不希望雨落到硬木地板上。」

「好，我儘快。」

「有沒有人叫你比爾或威廉？」

「沒有，從來沒人那樣叫我。爲什麼？」

「你就不像叫比利。」

「不像？」

「不太像。」

「妳的名字卻非常適合妳。玉之德爲潔，玉是光滑柔潤之物，握在手中感覺很好，又有些神祕，像隱藏著什麼祕密。妳真的人如其名。」

「喔？」她靜靜地說，然後打開後門走進屋裡。

喔？這是她能想出最聰明的回答嗎？那男人幾乎是在用言語愛撫她，用帶著濃濃感情聲音摟住她在一床天鵝絨被中躺下，而她怎麼回答的，喔？

「天哪！」潔德說，輕輕關上門。他身上有些什麼？她先是像個性飢渴患者似的回應他的吻，然後像啞巴似的任他在她名字上做文章。嚇！他才曉得他在做什麼呢，輕描淡寫地挑逗她。

老天，比利·韓斯金可是個滑溜的調情聖手呢！該死的，他怎麼看就不像是叫比利
的！

一陣敲擊聲在頭頂響起，潔德嚇了一跳，怪嗔地望望天花板，然後開始做飯。
「啊！」正洗著蘿蔔的潔德，一抬頭嚇了一跳。梯子不知何時正對廚房窗戶擺著。

髻髮腦袋模糊晃過，然後是結實的胸膛，然後他站住了，留下腰部以下的短褲、大腿、小腿正面對著潔德。潔德慢慢眨了一下眼睛，堅定地命令自己把眼光調回蘿蔔上。可是她就那樣站著一動不動，視線讓眼前景象黏住：腿上那層黑色的美好汗毛、窄小的腎部，以及褲腰之上吋許處平坦結實的小腹。那是一副以巨岩雕就再敷以黃銅的完美軀體，十全十美、毫無瑕疵。潔德覺得一顆心狂跳不已。一股熱潮自體內升起，最後形諸於外的是火紅的雙頰。

看在老天的分上，她正像窺竊狂似地垂涎著那男人的肉體。多噁心啊！可是該死的，她從沒見過這樣活生生而又蘊涵無比力量的陽剛之軀。這男人簡直匪夷所思！

突然身體上連著的頭顱彎下來，給了她一個熱力四射的微笑。「看得還愉快嗎？」聲音大到剛好夠玻璃窗內的潔德聽見。「收妳一塊錢就好。」

潔德趕緊轉身，嗤的一聲讓肉片下鍋。她知道她在臉紅。廿六歲了還臉紅！好個自大的混球，竟然認定她在看他的……他的人。當然她確實是看了，可是……問題不在這裡！他太狡猾了！修屋頂的應該是常把「是的，夫人。」掛在嘴邊，謙卑而安靜地做活的人。

這個傢伙，潔德搖搖頭。最輕描淡寫的說法，是他在她體內放了一把火，她認識的男人中，多得是一樣帥一樣身材棒的，而且……她在騙誰呀？這一個毫無疑問把其他人全比下去了，而他也知道，這個陰險的小人！老小子比利最好趕快把屋頂拾掇了滾蛋！

下一個鐘頭裡，潔德燉上了肉湯，同時烘好一條玉米麵包。頭頂的敲打聲繼續著，間或夾雜滾滾雷聲。之後，隨著一聲震天價響，蒼空大開，豪雨傾盆而下。釘鎚聲再繼續了幾分鐘，然後男人跳下扶梯，把剩餘材料裹在擦手布裏，衝進小屋。下一秒鐘，一座滴水的小山已移進她的廚房。

「哇！」他邊說邊用手揮著兩臂。「這裏下雨速度真快，剛把屋頂修好。」

「你濕透了。」潔德說，盯著地上愈聚愈大的水窪。

「而且很冷，妳有毛巾嗎？」

「噢，當然。」潔德說完，匆匆從浴室拿來一條粉紅色毛絨浴巾。

潔德望著男人粗魯地把頭、臉、手臂都擦了。他踢開濕透的鞋子，站在那兒打量自

己。

「不行，」他說：「我濕透了。我得脫掉衣服才行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聽清楚？」

「我不能借條毯子裹一下？」

「我真的不以為爲——」

「我要得肺炎了！妳希望我死在妳手上嗎？」

「我以為遇見你的時候，你已經『死了』。」潔德說，然後進臥室捧出一床毛毯朝他手中一送。「拿去。」

潔德皺著眉看那男人離開廚房，太好了，她就要這個——一個赤裸裸的男人包著條毯子在她屋裏晃來晃去。她扭開咖啡壺下的爐火，並到客廳把壁爐點上。室內頓時溫暖起來。

「讓路，」男人說：「我快凍死了！」

潔德迅速讓開，看著他在爐前搓手哈氣。他把毛毯圍掛腰下，光滑的褐色背部肌肉，隨著動作，在潔德鼻前跳動。她困難地嚥下口水，希望講話聲音有幾分厭倦。

「你的衣服呢？」抖了一下，她該死的聲音抖了一下！

「在澡盆裏。」